話說翻譯速度

鄭延國

衆所周知，上個世紀的一九五八年，中國大陸上空曾經有「三面紅旗」高高飄揚，其中一面名曰「大躍進」。其時，各行各業，如火如荼，無人不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大至種糧食、煉鋼鐵，小至寫詩歌、繪圖畫，都在爭先恐後、千方百計地「放衛星」（追求高產量、高指標的一種時尚表達）。從事翻譯的人們亦概莫能外。

那一年，中國科學院的一個研究所在周邊環境的鼓舞下，居然放言，稱所內的翻譯人員每人能日譯八萬字。此言一出，衆人嘩然，便要求當場表演。據馮友蘭披露，北大哲學系一位教師的丈夫曾是表演者之一。其稱，表演的前幾天，所裡的領導要求他們將準備翻譯的資料反覆閱讀，然後形成腹稿。表演當日，上班即譯，不吃飯，不休息，忙了整整一天，依然不能達標。其中有人甚至累得病倒，一連在床上躺了好幾天。

我們不妨計算一下，如果以一天十二個小時翻譯八萬字的話，平均每小時就要譯六千六百六十六個字，換言之，即每分鐘要譯一百一十一個字，也就是每秒鐘差不多要譯兩個字。這樣的速度，不要說譯，就是寫也寫不過來。由此可見，這純屬一種自欺欺人的把戲而已，可謂和當時糧食畝產一萬斤的宣傳如出一轍。

不過，楊憲益在這一年倒是眞的放了一個翻譯大衛星。他「沒日沒夜地譯書，快得像發了瘋似的」，居然以十天的工夫將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譯成了英文。魯迅此書凡十六萬字，楊憲益一天譯一萬六千字，速度亦是夠快的了。殊不料，幾十年後，他不勝感慨地說：「一直在爲當時未能有充裕的時間把它譯得更好些而遺憾。」

從楊憲益的這一番感慨中，我們可悟出，翻譯是一件十分嚴肅的工作，豈能靠速度衡量之。回顧歷史，舉凡有影響的譯者，無不是「慢工出細活」。魯迅的《死魂靈》，「花了十多天，才把一、二章譯完，不過二萬字，卻弄得一身大汗。」其譯速約爲一日一千多字。傅雷的情形亦復如此，他對傅聰說：「一天八九小時，只能譯一二千字；改的時候，這一二千字又要花一天時間，進步之慢有如蝸牛。」王佐良譯曹禺的《雷雨》，「花了三個星期，把全劇譯完了。譯文我是下了力的。」其譯速大抵亦爲千字左右。羅新璋譯《紅與黑》，「全書四十萬字，日譯千字，花一年多；第二年，再改用抄，字還是原先四十萬，再年通扯，每天只合得五百字」。嚴復的情形則更甚，竟至「一名之立，旬月踟躕」。

可不可以說，譯速和質量是成反比例的。譯得快，質量差，譯作往往如過眼雲煙，頃刻間即成文化垃圾或被封存於書庫的角落，很難再見天日。譯得慢，質量高，譯品多爲人稱道，甚至成爲典範，時時啓迪後人。魯傅王羅即是如此。楊憲益未留遺憾的譯著如《紅樓夢》等等亦是如此。至於嚴復，則更是如此。且觀其所譯《群學肆言》（Study of Sociology）第五章中的一段：

望舒東睇，一碧無煙，獨立湖塘，延賞水月，見自彼之下，至於目前，一道光芒，滉漾閃爍，諦而察之，皆細浪淪漪，受月光映發而為此也。徘徊數武，是光景者乃若隨人。頗有明理士夫，謂是光景為實有物，故能相隨，且亦有時以此自訝。不悟是光景者，從人而有，使無見者，則亦無光，更無光景，與人相逐。蓋全湖水面，受月映發，一切平等，特人目與水對待不同，明暗遂別。不得以所未見者為一道光芒，他所不爾。又人目易位，前之暗者，乃今更明。然此種種，無非妄見。以言其實，則由人目與月作二線入水，成角等者，皆當見光。其不等者，則全成暗。惟人之察群事也亦然，往往以見所及者為有，以所不及者為無。執見否以定有無，則其思之所不賅者衆矣。

稍具古文修養的國人，讀了這樣的譯文，誰能不擊節讚賞？難怪哲學家賀麟在是譯梓行二十二年後即一九二五年評價曰：此段話「說明目妄之理，吾人讀之，覺其理甚達，而其文反較斯氏原文爲美。」也難怪翻譯批評家劉宓慶在是譯出版一百〇二年後即二〇〇五年亦讚揚道：「這樣優美的譯文，實在不愧爲中國翻譯史上的經典之作。從美學的觀點看，嚴譯縱使在『信』上有種種差池，天下知譯事三難之士亦鮮有不爲之拍案者。」

生物鏈與連環套

朱國良

小時候，杭州的孩童就常常背這首歌謠：「癩痢背洋槍，洋槍打老虎，老虎吃小孩，小孩抱公雞，公雞捉蜜蜂，蜜蜂叮癩痢。」童言有着深道理，民諺裡面藏大千，「這種『連環套』，實在是告誡世人。我們每個人，不都是生活在這樣的「連環套」中麼？既依賴別人，又被別人依賴；既制約別人，又被別人制約。誰也躲不出這個「環」，誰也跳不出這個「套」。設計了這樣一個「連環套」的人，絕對是個看透世事的大師，是位洞穿人生的高人，他是在用通俗曉白的俚語告誡行色匆匆的人們：如果沒有「洋槍」，「老虎」還不橫行霸道？如果沒有「蜜蜂」，「癩痢」豈不無法無天？而在現實生活中，也總有人想躲開這個「連環套」，跳出這個「連環套」特別是一些擁有一定地位和權力的人，一旦顯赫，便立馬與衆不同。講幾句話，是爲報告，寫幾個字，就是批示。威風凜凜倒也罷了，不可一世則讓人避之三舍。在小人的哈腰，別人的奉承下，有些人更是飄然起來，以爲自己「跳出連環外，不是套中人」。彷彿在這個勢力範圍，自己就是橫衝直撞的「老虎」，可以隨隨便便地吃「小孩」。自己就是明火執仗的「洋槍」，可以隨心所欲打「公雞」。在這個世界上，「天下第一」、「所向無敵」的東西實在很少，弱者都有它高明精明的生活智慧，倒是需要敬畏的東西則很多。人生在世，連環多多。常說高處不勝寒，高樓之上有天人，而當你居上高位之後，無數雙眼睛盯着，多少條法紀牽着，只會被「連環套」套得更緊。而你設法要逃出這些個「套」，鋌而走險要越雷池半步，就說明你膽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要以犯錯犯罪作代價，或許得意於一時，得計於數日，但衆目睽睽，法網恢恢，豈能跳出三界外，最終還是要做「套中人」。

我們小時候都玩過「石頭、剪刀、布」，這也是一種連環套。一揮手之間，勝者便脫穎而出。可能是石頭，可能是剪刀，也可能是布。但千萬不要高興得太早，你這次出了「石頭」，砸住了「剪刀」，但下次可能就會遇到「布」，不可能次次猜中，戰無不勝。這讓我想到這樣的趣談。

據說當官的差不多都怕老婆，因爲在外面講一些言不由衷的話，在家裡講些實話，「把柄」抓在老婆手上，久而久之，便慣性般地怕老婆了。踏三輪車的人又差不多是老婆怕他的，一天到晚在外被人白眼受人氣，晚上吃點老酒還要聽婆娘的煩叨，就用拳頭解決問題，天長日久，老婆就怕了他了。這可謂也是人生的一環，其中的意思還能讓我們品味良久，舉一反三的。這是個雜彩紛呈且又泥沙俱下的時代，那些被傳統道德長期壓抑的東西，包括各種張揚的、浮躁的、不安的、不羈的，甚至邪惡和醜陋的行爲，剎那間也會跳將在我們前進的路途上，變本加厲和時髦起來，這也使得不少人太現實，而遺忘了眞實，更有不少人也因一時之得意而自得其志，略有順達，稍有發達，便忘記了應該敬畏的東西而變得肆無忌憚起來，因而這樣的人也常常會被人生的「連環套」縛得更緊。前進路上，奔波途中，一山放出一山，一環扣着一環。你需要我，我需要你；我牽制你，你牽制我。優勢和權力都會有制約。山以高蝕，谷以卑安，金以剛折，水以柔全，木因直伐，李因苦存，花因雨謝，井因甘竭，仔細嚼一嚼，有心品一品，生活的這一種種變幻無不深藏着一層層意思呢！

「民國產婆」趙鳳昌

吳　歡

內容簡介：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民國，迄今為止一百年。這一段歷史，在中國五千年文明史中只算短短一瞬而已。

2009年10月，中國國家圖書館出版了十卷本《趙鳳昌藏札》，收錄了兩千七百餘通趙鳳昌與當時名人的往來親筆信札。其中有一批辛亥革命要件檔案，均為海內孤本，彌足珍貴。這批史料徹底揭密了一個世紀以來不為人知的民國建立的真實情況，無可爭議地向世人重現了當時歷史的關鍵場景。

十幾億中國人，包括海峽兩岸的華夏子孫，自然都知道大名鼎鼎的孫中山先生。但他們可曾知道，當民國像一個嬰兒般誕生之時，他（她）的產房叫「惜陰堂」，他（她）的「產婆」叫趙鳳昌。

趙鳳昌（一八五六——一九三八），祖籍江蘇常州，出生於常州趙氏望族。他早年是曾國荃幕僚，後入張之洞幕府，替張策劃晚清新政及洋務運動。趙鳳昌在張之洞幕府做到首席文案，參與一切重大機密，甚至代擬公牘。

趙鳳昌與張之洞朝夕相處，關係過密，位壓同儕，不免引用一些鄉人，且在同僚之中難免有親有疏，自然使人妒忌反感，招致不少非短流長。

果然，一八九三年（光緒十九年）晚清政局爆發了一場「張之洞大慘案」。據劉成禺的民國筆記《世載堂雜憶》記載，此案爲大理寺卿徐致詳受翰林周錫恩鼓動，爲周錫恩官報私怨，利用張之洞的某些所謂缺點，向皇帝告狀所引發。其中一條重要罪名涉及趙鳳昌，指責張之洞誤用趙鳳昌，趙替人鑽營缺差，聲名狼藉等。

此事起因於趙鳳昌與周錫恩之間的一段宿怨。

一八九一年張之洞壽誕，各路屬臣等紛紛拜壽。周錫恩時在張之洞屬下，投機取巧，抄襲前朝龔自珍的《阮元年譜序》，改頭換面，湊了一篇壽文送去充數。張之洞對此竟然未曾識破，反而向人稱讚周文寫得甚好。

趙鳳昌識破此文有假，便私下告知張之洞。初時張並不全信，豈料一查《龔定庵文集》，果然發現造假是眞，從此對周錫恩印象變壞，認爲他「文人無行」，就此疏遠，周對趙鳳昌恨之入骨。

後來，周錫恩憑借自己刁鑽古怪之才奉調北京做了京官。而對張之洞、趙鳳昌知其當年底細，心猶耿耿，就鼓動大理寺卿徐致詳參劾張之洞，攻訐趙鳳昌。

光緒皇帝本對漢族重臣張之洞有所警惕，對此參奏十分重視，批交李瀚章、劉坤一兩位大臣查辦。

李、劉二人和張之洞關係一向尚好，自然迴護張之洞。爲顧全參奏京官面子，只能犧牲趙鳳昌，認同他有「攬權招搖」的情節，把屎盆子扣在他頭上，光緒親自批示將趙鳳昌革職，永不敘用。此事件埋下了趙鳳昌日後堅決反清的種子。

十幾億中國人，包括海峽兩岸的華夏子孫，自然都知道大名鼎鼎的孫中山先生，但他們可曾知道，當民國像一個嬰兒般誕生之時，他（她）的產房叫「惜陰堂」，他（她）的「產婆」就是趙鳳昌。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湖北武昌突然爆發革命，清朝一片混亂，內有亂軍，外有強敵，帝國行將分崩離析。全國如一座突然爆炸的火藥庫，此時掌控塌天亂局，將中國命運迅速轉危爲安的臨時政治謀略樞紐並非在北京，亦非在湖北，而是在上海南陽路十號的一座小洋樓內，此樓叫「惜陰堂」，它的主人就是趙鳳昌。因爲幾乎以孫中山爲首的所有民國大人物，在南北議和、民國建立時期都曾是他家的常客，由他吃喝全包，幫助民國孕育，催生直到生產。

在一百年前，如果沒有「惜陰堂」，沒有趙鳳昌、張謇、莊蘊寬等一批人物的鼎力相助，孫中山先生即便回到中國，也不大可能立即平定諸多紛繁亂象，統一各省自立爲王的諸侯人馬，並在很短的時間內建立民國、位居總統。

孫中山曾親口慨歎：「以南皮（張之洞）造成楚才，顚覆滿祚，可謂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其借重張之洞一派最早提倡新政人物的力量已溢於言表。而張去世後，這批人物的代表，即爲趙鳳昌先生。

孫中山、黃興等固然最早站出來，捨生忘死地呼籲革命、發動起義，成爲推翻清朝建立民國最早的先聲。但在辛亥革命爆發的一九一一年，由於連年奮鬥，他們心力交瘁，功敗垂成，近乎絕望，認爲革命成功還遙遙無期，早已紛紛出走國外。而辛亥革命發生的當時，國民黨還尚未成立。

（《民國諸葛趙鳳昌與常州英傑》系列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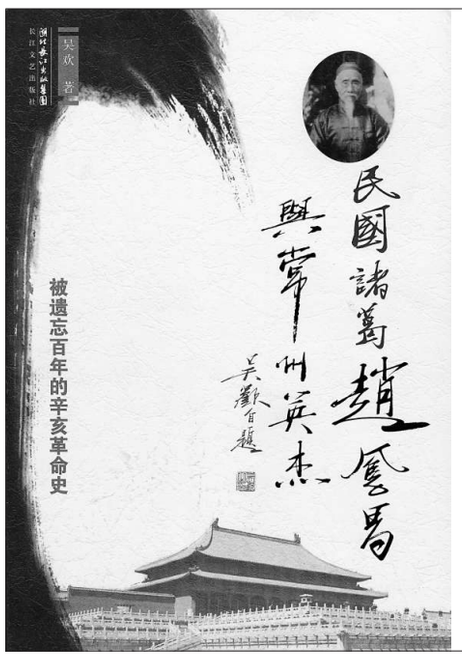
作者介紹：

吳歡，中國當代著名書畫家，一九五三年出生於中國一個聲名赫赫的文化大家族。其高祖父吳殿英為晚清湖廣總督張之洞軍事教育幕僚，曾參予創建湖北新軍。一九一一年正是由湖北新軍集體嘩變，發動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結束了5000年封建統治。

其祖父吳瀛，乃世界五大博物館之一——中國故宮博物院創辦人之一；其父親吳祖光，為當代中國最具傳奇色彩的著名學者、戲劇家、書法家；其母親新風霞為中國著名評劇表演藝術家、作家、畫家。

吳歡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辛亥革命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人權發展基金會國際藝術家聯盟主席、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理事、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理事、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中華慈善總會常務理事。

◀本文作者吳歡



◀《民國諸葛趙鳳昌與常州英傑》的封面

▶人稱「民國諸葛」的趙鳳昌

從魯迅燒朋友的信說起

魯　人

在《魯迅全集》中，魯迅寫給別人的信有兩大本之多，而那些人寫給魯迅的信，如今卻幾乎消失殆盡。原因是多被魯迅焚燒了。魯迅在《爲了忘卻的記念》中曾寫道：「這一夜，我燒掉了朋友們的舊書札。」這是一九三一年一月，魯迅最親密的學生之一柔石被捕後的一個夜晚。

頗有些人對魯迅此舉很不以爲然。有人還以茅盾從未毀過朋友的信件來比較，意在說明魯迅不但輕視朋友的友情，而且過於謹愼，頗有庸人自擾和膽怯的嫌疑。我倒覺得魯迅如此的做法，不但是對自己負責，更是對朋友負責。在當時的背景下，魯迅的愼重並非多餘。那時他不但多次被人誣爲拿盧布，還被國民黨浙江省黨部以「墮落文人」的罪名通緝。他周圍的學生和朋友間也確有受書信之害的實例。最典型的是曹白，他被捕入獄的「罪證」之一，就是因爲朋友給他的一封信。那朋友聽說他的母親在困苦中去世，寫信安慰他，信中卻充滿激憤之言。不巧，趕上軍警到曹白就讀的杭州國立藝術專門學校搜查，在曹白的箱子裡發現了那封信，信中寫道：「世界是一台吃人的筵席，你的母親被吃去了，天下無數無數的母親也被吃去的……」這封信，加上他杭州木鈴木刻研究會主要發起人的身份，使他很受了些牢獄之苦。這些對魯迅當然會成爲一種警示。其實，有時一件事的結果，可能眞的很難讓某個人去承擔，它會是許多方面原因集合的結果，個人眞的很難左右。

「文革」中，我母親曾將家裡的許多書都處理掉了，包括《紅樓夢》之類的中外名著。方法是將書都扔進洗衣服的大木盆裡，然後倒滿水，慢慢將紙張浸透再揉爛。據說這是當時處理這種書籍比較慣用的手法。一是書多燒起來比較費力，同時焚燒也許會引進不必要的麻煩，可能被質問，是否在燒反動材料；至少也是告訴別人家裡藏有與革命時代相違的書籍，從而給自己惹不必要的麻煩。其實，一個讀書人家裡收藏些書籍本屬正常，但在一個不正常的社會裡可能就存在着風險。尤其，母親的出身不好；父親反右時雖漏網，一九五九年卻沒漏過反右傾的網眼。這樣的背景下，母親自然會毀書，也自然會選擇這種陰柔的不會被人發現的方法。這是一種在今天很難解釋，也頗令未經歷過的人費解的事。

當然，「文革」後自然也保存下來許多書，原因可能各有不同。我曾經在許多舊書的封面上見過「封」、「資」、「毒」、「批判」等之類的鉛筆字。今日的年輕人一定不解，經歷過的人卻很明白，是表明此書屬於「封、資、修大毒草」，是供批判的。這如二戰時，納粹給猶太人身上貼的黃星，用以表明猶太人是將被屠戮的劣等民族。「封」、「資」之類的字眼看似標明此書罪當灰隨風揚，但爲了讓人們更好認識「大毒草」的思想根源，暫留此「劣等」之物以供批判。不過眞實用意倒是作救命符的，體現了擁有者保護它們的智慧。「文革」中，也有將書藏起來的，但那需要冒險，如果被查抄出來，免不得皮肉和靈魂都會受觸及。那時，書可能眞會關係到性命。聽父親講過一位老教授，被批鬥被打都不很在意，只道紅衛兵都是些孩子尚不懂事。後來小將們將他的藏書全部焚燒了，老教授無法承受，也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觸及皮肉，還有靈魂支撐；觸及了靈魂，皮肉可能就撐不住了。

毀書和燒信還是有很大區別，信會涉及到他人，發生了問題甚至可能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累及其他無辜者。自然，要理解魯迅，可能眞的需要設身處地。也許，魯迅燒信只有一個簡單的理由：幾封書信而已，又會給朋友和自己帶來不必要的危險，不如一燒了事。魯迅也更不會將信收藏起來，等待升值。

最「給力」的打油詩

王兆貴

南宋孝宗時，有一年大旱，皇帝下詔，把天竺觀音請到明慶寺求雨。有人寫了一首打油詩：走殺東頭供奉班，傳宣聖旨到人間。太平宰相堂中坐，天竺觀音卻下山。

打油詩中提到的這位太平宰相，名叫趙雄，字溫叔，四川資陽人，宋孝宗時官至右丞相。在南宋最高行政長官的寶座上，他一直坐得很穩，不料一首打油詩竟逼得他不得不下野。

《宋稗類鈔》記載的這件事，田汝成的《西湖遊覽志餘》、蔣一葵的《堯山堂外紀》、周密的《齊東野語》以及周清原的《西湖二集》都有涉及，當不會是憑空杜撰。

這一年的災情，南宋的史志中有概述：乾道七年（一一七一），全境大旱，湖南尤甚，災民塞途，餓殍於道，陷入一片狼籍。當時寓居長沙的張栻，親眼目睹了這一慘景。大災當前，那時的統治者也拿不出什麼好辦法，整個社會顯得很無助。作爲國家最高行政長官，縱然不能「哪裡有災情，就出現在哪裡」，也該走出宮廷做點什麼。那位做了十二年太平宰相的趙雄，大約是有些麻木，也有些無奈，因而無動於衷，於是就有了那首打油詩：觀音菩薩都下山了，你當宰相的還高高在上，這不是置民間疾苦於不顧嗎？

從《堯山堂外紀》的記述來看，這期間還發生過另外一件事。孝宗時，大考試卷要經皇上御覽。有位叫劉大謩的頭牌進士，臨時會考的賦中有「商霖未作，相傅說於高宗；漢旱欲蘇，烹弘羊於孝武」之句。這顯然是譏刺趙雄的，孝宗閱後便有了罷免他的念頭。那首打油詩一出，輿情愈加勁烈起來，趙溫叔自知宮廷不再容他，只好灰溜溜走人。如此看來，不論是今還是古，不作爲同樣會丟官。

正史中的趙雄，並非筆記小說中描繪的那樣，是個草包飯桶，能官居右丞全賴幸運。趙雄雖然沒讀多少書，辦事能力還是強的。其一生爲官清廉，直言敢諫，舉薦賢能，政績斐然。在他辭官之前，儘管政績有褒有貶，孝宗對他還是信任的。趙雄所以丟官，箇中因由雖由一首打油詩引起，但在這場旱災中表現不佳，無疑給誹謗他、彈劾他的人以口實，加速了他的下台。若如是，這可能是有史以來最給力的打油詩了，可見，輿論的作用從來都不可小覷。

美味兒「飛龍」

劉開生

我國乃烹飪王國，食材豐富，美味兒頗多。有的美味兒，你哪怕只嘗過一次，便會終生難忘。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在鄭州少林菜館品嘗過的「飛龍」，就屬於這樣的美味兒。至今都過去廿多年了，每每想起，還不免口齒生津。

「飛龍」的學名叫花尾榛雞，屬森林鳥類，生活在我國東北大、小興安嶺一帶，歷來被餐飲界稱做禽中珍品，素有「歲貢鳥」一說（即每年向朝廷進貢的鳥）。《美食荟花寶典》所載「天上龍肉，地下驢肉」，其中的「龍肉」就是「飛龍」。「飛龍」屬國家二級保護鳥類，所以現在餐桌上的「飛龍」，大多爲人工飼養。

「飛龍」是一個很特殊的鳥類群體。它體型渾圓，鵪鶉般大小，胸脯發達，灰褐色的羽毛熠熠發光。「飛龍」的頭頂長有一束盔毛，尾端有黑色條紋，眼呈棕紅色，貌似爆花雞，雌雄「飛龍」的區別在於雄性「飛龍」頷下有帶紅邊的黑毛，雌性「飛龍」則無。「飛龍」有一身不凡的「傲骨」，當候鳥飛盡，大雁南遷的時候，它們卻與雪褥下的紅豆相伴，棲身雪原。當氣溫降至零下三十到四十攝氏度時，「飛龍」白天覓食後，會立即鑽入雪巢中躲避風寒。「飛龍」足健善走，冬天喜歡群棲，一旦受驚，一隻飛起，一群「飛龍」便會四處起飛，飛到安全的地方。分散的「飛龍」還能在很短的時間內歸隊。

「飛龍」的主要食物是榛子、松子、橡子，植物的芽、嫩枝、果實、種子等，蝸牛、螞蟻以及蟻卵，也是「飛龍」喜吃的食物。夏天，它們喜歡棲息在紅松、冷杉、雲杉等針闊混交林中，秋天大多在林木叢生、漿果豐富的地方生活。溝谷兩岸的白樺、山楊和柳叢中，也常能見到它們的蹤跡。

製作「飛龍」佳餚的烹飪方法多種多樣。蒸、鹵、炒、爆、炸、燒、烤，無所不能。這些烹調方法能製作出許許多多的形美、味鮮、質嫩可口的佳餚。以滑炒飛龍絲爲例，滑炒飛龍絲以飛龍脯肉爲主料滑炒而成。取飛龍脯肉，順紋路改成略粗的絲，加精鹽、味精、薑汁、料酒煨製，用雞蛋清、澱粉上漿。鍋內放適量花生油燒至四成熟，投入上好漿的飛龍絲滑散脫生，然後倒漏勺內瀝盡油。此時，待鍋內所留底油燒熱後，加入蔥、薑絲煸鍋，依次投入主料、料酒，加高湯及精鹽、味精等調味品翻炒至熱，稍勾芡汁，淋明油出鍋即可。成菜具有滑嫩爽口，口味鮮香的特點，實爲珍饈餚饌。

「飛龍」還是煲湯的極佳食材。佐以不同的配料，可以煲出清燉口蘑「飛龍」湯、清燉人參飛龍湯、猴頭蘑燉「飛龍」湯等。「飛龍」煲出的湯，肉白軟嫩，湯清味美，鹹鮮可口，營養豐富，曾有「玉液瓊漿比不上『飛龍』湯」的美譽。